



【万物有灵】

复焙

□明前茶

老茶客都知道,红茶放过几年,无论保存如何严密,那股昂扬高远的香气,那种滋味的多元与丰富,都在渐渐走失。此时,轻取一撮茶叶,在阳光下细细观瞧,就会发现茶芽上那细芒般的金毫已经消失,茶泡出来,那浓郁的红橙色竟然会变成带绿的香槟色,而红茶的叶底,竟也会有点返绿。此时的红茶,从火炭中来的那一股子烈性都不见了,余下的,只有寡淡和顺的口感。

怎么办?茶叶界的老教师们说:复焙呀。

简单来说,复焙要把茶叶重新放上倒扣的焙筛,筛面向下,筛上放上几张直径为一尺二寸的厚毛边纸。衬纸的作用在于炭火复焙茶叶时,火力不致过于刚猛。加火复焙时,要将温度控制在100度左右。操作者都目不转睛,紧盯茶叶表面,只要发现湿热的蒸汽有所收敛,立刻就要徒手为茶叶翻面。经过三次翻面,茶叶摸上去沙沙响,有了非同寻常的骨力,掷于盘中有珠玉之声,香味馥郁。这才是一次成功的复焙。

复焙有巨大的风险。茶叶已经不是从枝头新采的愣头青,有那么多水分与柔韧性,有那么多的潜力可以被“火攻”所激发,它经历了火焙与吸潮返青的过程,就像一个在稳定行业里已经呆了快20年的人,一种难以言表的疲沓之气渐渐涌上来,它的透爽高香,它滋味的丰富多变,余韵的厚实灵动都到了强弩之末。它的内质已经变得相当脆弱了,此时,若选择复焙,就像一个人从僵化的大企业里出来,重新在创业孵化器里,像个20岁的小伙子从头开始一样,进入一段不确定的旅程。

火力如何夹攻,时机如何掌控,炭味如何消除,如何在刚猛的高香之外,再把那股后劲蓄得更醇厚,这都需要像走钢丝一样把控好。差一步,红茶的金毫光芒不会再现,那股初焙时隐时现的甘栗香,桂圆香与蜜香,都不会那么明确地在金橙色的茶汤重现;过一步,茶的骨力皆散,很容易破碎,还容易出现一股难掩的火燥之气。只有这一步走得刚刚好,茶叶才会散尽岁月给予它的平庸疲沓之气,重新焕发生机。

复焙之茶,有时会获得比初焙之茶更明亮的锐气,更灿烂的汤色,以及更丰富的层次。两次火焙在不同的层面上给予了茶鲜活的生命力。这就像一个人在中年之时,若抓住机遇重新进入创业旅程,他的青春,可以比同龄人要长得更多;而他此中的煎熬与重生,也是那些没勇气经历“复焙”的同龄人无法领会的。

□曹家宁

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故居,是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所住宅。1979年,鲁迅故居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20年底的一天下午,我来到这里,寻访先生旧日的踪迹。

鲁迅先生是于1924年5月搬进这座四合院的。1924年距“五四”运动已有5年了,新文化运动开始分化,“《新青年》的团体散掉了,有的高升,有的退隐,有的前进,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”[鲁迅:《南腔北调集(自选集·自序)》]。这时,先生落寞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更使先生伤心的,是在此前一年与弟弟周作人的分歧。1923年8月,鲁迅被迫迁出了他与周作人合住的八道湾住宅,临时住在砖塔胡同的一所民房内,10月,鲁迅大病一场,直至次年3月才算痊愈。就是在生病的这段日子里,先生选中并购买了西三条胡同的这一住宅。

走进这座普通的四合院,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株枝干遒劲的枣树,这就是先生在《秋夜》中提到的那两株枣树么?“在我的后院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先生的话似乎就回响在我的耳边。院中还有两株丁香,均生长茂盛。闭上眼睛,便可想象当春天来临时丁香花开,满院清香四溢的情景。遥想当年,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作读书的么?

先生在这所院子里总共住了两年多。对先生来说,这两

年仍然是不顺利的年头:1925年女师大风潮;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。在这两次事件中,先生都挺身而出,仗义执言,坚定地站在学生一方,与陈西滢、章士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。但这两年又是先生创作成果丰硕的时期,《彷徨》《野草》的主要文章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。

从北房的西侧绕过去,是一个小园,园中有一井,井旁有一棵刺梅。看着在寒风中挺立着的刺梅,我心中涌起了一股难言的感动。先生在192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云松阁来种树,计紫、白丁香各二,碧桃一,花椒、刺梅、榆梅各二,青杨三。”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,先生种下了这么多的花树,不正表明了先生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吗?先生给人的印象多是冷峻,然而这些花树,却向人们展示了先生性格的另一面。

当然,对于先生来说,这个小院还另有一种值得纪念的地方:1925年,许广平闯进了先生的生活,这一年先生已45岁了。许广平的到来,给先生的心灵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。1925年的那个春天,也应是先生一生中幸福的日子。翻开《两地书》看一看,尽管这个时期的通信大多谈的是学生运动,但从书信中的言词,我们还是感到了先生心情的变化。

就让我们以《两地书》中许广平先生的话作结吧:“……熄灭了通红的灯光,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,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,时而窥月光的清幽,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,则领略它微风振枝,熟果坠地,还有鸡声喔喔,四时不绝……”

【城市地理】

桥上风景

□方也

那是1988年的春天,我上初三。老师带着我与同学们来济南参加数学竞赛。考试完毕,从人民商场往南的路上,我发现自己走丢了,老师与同学们渺无踪迹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我谁也不认识,生出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惊恐。我还算冷静,知道老师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回头看见一座桥,我站在桥头空旷位置,强压焦灼,等待老师的到来。后来,我才知道,这座桥的名字叫杆石桥。

这是我与济南第一次遇见的故事,让我记住了杆石桥。当时的桥,很不起眼,铁栏杆,水泥护栏,桥下是干涸的。它与大多数的桥没什么不同,如果不是那次迷路,我根本就不会记住它。

研究生毕业后,我留在济南,那时的理由在别人看来有些迂腐:父母在,不远游。是的,济南离老家只有70公里。不管怎样,济南成为我梦的新起点。那时,我的世界七彩缤纷,我重新参加了工作,认识了现在的妻子,儿子也在济南的山水中中成长。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。这一切,我不知道杆石桥是否看见。

杆石连接着泺源大街和经七路,地处交通要道,我来来往往经常从它身旁走过。后来顺河高架桥建起来了,沿着河道南北向棚盖了河道,桥下成了商场或停车场。东西向的杆石桥存在与否更没有人注意了,似乎悄悄地从人们视线里隐去。就算是,也只是在经过时偶尔想起迷路往事。

有一段时间,我的心情极度黯淡,在网络游戏和小说中徘徊,突然又读到了那首著名的《断章》: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
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作者卞之琳不承认这是情诗,年少时我也看不懂这首诗。现在才发现,这是一个迷失在爱情中的人想要定住自己心灵的恐慌。无法定位是许多人心中的痛。总是装饰别人,或者装饰自己,其中又会有怎样的悲哀?

据载,这首著名的诗篇诞生在1935年初秋。卞之琳其时正在杆石桥西首的省立高级中学(现山东省实验中学)任教。此时的他,正处于一场忧伤的单恋中:

百转千回都不能同你讲,
水有愁,水自哀,水愿意载你。

1933年他与张充和于北大相识,自此情根深种。然落花有意,流水无情,张最终远嫁美国。卞之琳在教学之余,徘徊在杆石桥上,为她写诗。他是看风景的人,亦是装饰风景的人,无知地在其间自囚,痴迷地在其间歌唱。不管那片风景是否对他展开笑靥,他始终不肯离去,一颗心在这片风景上飘荡了60年。

我的目光试图透过八十年前的时空,想看看那时的杆石桥,桥边有楼,明月有窗,那是怎样的风景才能催生这么飘逸多姿的诗句?

从一张老照片,我看见了那时的风景,是老济南城西圩子门外护城河上的一座桥梁。石拱桥不算太大,清同治四年(1865年)建成,原名永绥桥,长15米,宽5米,桥下五孔将之衬托得格外坚实,却又身姿轻盈优美,它是济南南城最大的一座桥。桥东头有一座两层之城楼,城门上有永绥门三字。绥是安定、安抚的意思,祈盼济南城永居安定太平之乡。城楼巍峨高

耸,古朴坚固,有着优雅沉着的气派。桥西,杆石桥街西接长清古道,是当年济南西去的主要干道。桥下,有一个美丽的名字,叫做锦缠沟。清人王初桐有诗云:

四风闸口汇川头,处处回环碧玉流。
试看央河桥畔柳,飞花浮到锦缠沟。

碧流回环,杨柳飞花,多么富有意境的桥!那时的卞之琳,沉浸于爱情的忧伤里。杆石桥,以它的美丽而富有韵味的景致,以及桥与城楼相映成趣的美丽造型,抚慰着一颗多情敏感的心灵,让他超越爱情所带来的迷惘,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永垂青史的佳作。

当时光流去,我重读这首诗,它悄悄地拨动我的弦。迷失在爱情里的卞不肯回头,爱其所爱,行其所行,直到霜飞黑发,45岁才有了自己的家。而八十年后的我,为什么迷失在这里?卞之琳说:“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:鸟安于巢吗?人安于客枕?”每个人都有梦,可是,更多的时候,我们在忍受那些寒冷与潮湿,那些寂寥与无奈,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为何总是让人沮丧?为何总是要以梦想的彩虹引导我们向前?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因为车辆的增多,杆石桥开始妨碍交通了,于是从石拱桥变成了平坦的水泥桥,从此繁华落尽,归于平庸。在我眼里,八十年前的杆石桥如同一个青年,气宇轩昂。现在的它,大概也迷失了。它不再展示优美的拱曲线条,不再竖立巍峨古朴的壮丽城楼。它将自己变得和周围一个风格,灰头土脸。简单重复的工作生活让它麻木甚至心灰意冷。它成为现代交通的一个部件,铺下身子,让汽车和行人在红绿灯前来去匆匆。上方的高架路隔断了它仰望天空的视线。你得说它周围的金龙大厦、绿地中心是壮丽的,但它们的镜面反射是冰冷的。陪伴它的原省立高级中学也面目全非。它丧失了天赋中对美的敏感与热情,不会再有一个戴着眼镜的文气少年在桥上描绘它美丽的风景。

回首我初来济南的时候,我对济南充满了梦想,却没想到,那一次的迷失,是一个什么样的预言。现在,我已经想不起那位找到我的老师是谁,长得什么模样了。也不会有人在我迷失的时候,带我走回家的方向。

后来我到扬州二十四桥景区,抚着汉白玉栏杆,看着水面波光粼粼,轻诵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,体味着跨水架桥的意境之美,不由得有些痴了。这也是一座诗中的桥,有着一段美丽的故事,有着不为人知的指引。它重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。每个来到这里的人,看风景,看别人,看自己,通向平平仄仄的唐诗意境,旷奥收放的山水画卷,抑扬错落的隐微心曲。过去,很近;现实,很远。

现在的杆石桥,路面很宽,车水马龙,给人感觉就是一条大马路。只有路两边的围栏和路下面的河道,才提醒我们这座桥的存在。桥沉默着,坚持着,每日里负载着无数行人与车辆,这是它内心的风景吗?它还时时回想年轻时的宏丽吗?每次,我从它身上走过,我都想起那个文气的诗人,在桥上,看着那轮明月,吟诵:

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,
从热闹中出来闻自己的足音。

我是一个健忘的人。还是觉得眼前当下有着唯我而又忘我的风景,不肯离去。于是,我如当年的徘徊的诗人一般,在雨中把反光当作阳光,在忧伤里将自己看作欢乐,不悻于前行的同时,写下这段短短地文字,让它装饰我的生活。

西三条胡同21号
【行走笔记】